

淳子 著

这首乐曲不要弹得太快  
张爱玲是不能弹得太快的

# 张爱玲地图



圣约翰大学

明月新村  
武定西路 1420 弄



开纳公寓  
武定西路 1375 号



旧家  
康定东路 87 号



卡尔登公寓 黄河路 65 号

圣玛利亚女校  
长宁路 1187 号



百乐门舞厅 愚园路 218 号



国际饭店 南京西路 170 号

爱丁顿公寓 常德公寓 195 号



平安电影院

重华公寓 南京西路 1113 号



四明村 延安中路 913 弄

美丽园 延安西路 379 弄

枕流公寓 华山路 69 号



伟达饭店 淮海中路 993 号

华懋公寓

锦江饭店北楼



陕南村 陕西南路 151 号



德国乡村俱乐部 华山路 630 号



汉语大词典出版社

张爱玲住过的老房子，不但珍贵，而且颇有雅韵，像昆曲，是她文字以外的拖腔慢板，比如宣纸上的墨迹，原只是一点，洇开来，成为一片。门上小小的猫眼也是故事。

## 序

认识一个女人，也就认识了一片街道

### 到底是上海人

她在上海生活了二十五年，留下了太多的故事、叹息和沧桑。

到底是上海人 --- 001

### 旧家

这所房子有着张爱玲家族的太多的回忆。

旧家 ----- 004

寻找 ----- 015

四明村 ----- 026



程霖笙公馆	076
静安寺	077
静安公园	078
宏恩医院	080
百乐门舞厅	081
卡尔登公寓	084
国际饭店	089
大光明电影院	092
金门饭店	093
卡尔登戏院	095
朵云轩	096
宝隆医院	098

## 花样年华

中国人嘴里的“花样年华”，不是已经有了迟暮之感了吗？

读书	124
回廊	126
教堂	127
宿舍	129
短暂的圣约翰	130

## 品位

高级情调的第一个条件是距离——并不一定指身体上的。保持距离，是保护自己的感情，免得受痛苦。



## 街道

一次看见路上梧桐的落叶，极慢极慢的掉下一片来，好姿势从容得奇怪。我立定了看它，然而等不及它到地，我又往前走了，走走又回过头去看个究竟。

《万象》杂志社 --- 161

苏青的家 ----- 163

煤球炉 ----- 168

桑弧的家 ----- 170

## 公寓

张爱玲说，公寓是最理想的逃世的地方。

开纳公寓 ----- 032

明月新村 ----- 037

伟达饭店 ----- 038

爱丁顿公寓 --- 042

客厅 ----- 046

浴室 ----- 048

相依 ----- 050

阳台 ----- 052

爱情 ----- 054

美丽园 ----- 066

德国乡村俱乐部 ---

----- 071

枕流公寓 ----- 073



华懋公寓	099
重华公寓	104
白礼登公寓	111
陕南公寓	117
逸园跑狗场	119

橱窗	139
日本衣料	144
咖啡	146
电影	149
国泰大戏院	130
平安大戏院	130
虹口大戏院	130



择邻处 ----- 175

虹桥路 ----- 181

开纳路(武定西路)

----- 184

愚园路 ----- 188

## 附

一条弄堂，一段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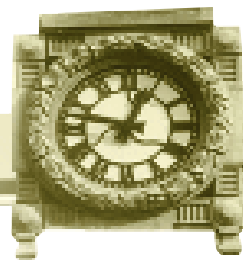
----- 192

影像的诉说 --- 200

# 目录

# 序

## 认识一个女人， 也就认识了一片街道



张爱玲去了，又回来，穿一双软底龙凤绣鞋，没有了肉身，所以轻盈，杨柳细风一般，纤纤然，始终走在我的前面，带我去看她曾经居住的房子和街道，她说，她写出来的只是一点点，有许多没有言说的生命把缄默的灵魂留在了那里。

一九九五年，我在新加坡的河边对朋友说：我要回去，这里像花园，可是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这里的街道、这里的房子里，是没有我的故事的。后来我去伦敦，住在一个古老的酒店里。初秋，已经有了凉意，水汀丝丝的温柔的贴在床边。我拉开窗帘，看见一排三层楼的房子，觉得很像小时候居住的绍兴路，一股乡愁溢漫上来。很久以来，由于无知、习惯、狭隘和漫不经心，对于自己出生、成长的上海熟视无睹，一直站在它的门外。张爱玲轻轻的过来，领了我进去。我需得敲门，她不要的，因为是她自己的家。

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，张爱玲编写的话剧《倾城之恋》在新光大戏院（宁波路五八六号）上演。连演八十场，场场爆满。二零零三年七月的一个下午，我和摄影师汤姆去拍新光大戏院。站在意大利中世纪建筑风格的外廊下，想起学生时代，上电影课，在这里

看安东尼奥的影片《放大》。片子末尾，镜头从特写推成大全景，空空的草地上，只有摄影师孤零零的身影，他漫无边际地走出了画面。——它似乎在说，当人们真的介入生活时，却找不到生活的内在的联系，一切是那样的杂乱、偶然、浮光掠影、无从追寻……如同巫婆手上的线团，开始，它引着你走，到了森林里，它突然消失了，出现了无数的线头，你心甘情愿的迷失在里面。

那天在巴黎，本意是去里兹酒店追逐戴安娜王妃的痕迹的，不料却看见了萧邦住过的地方，看见了旺多姆广场上海明威喜欢的大窗子。巴黎太丰富了。上海也是如此。我在寻找张爱玲故居的时候，一条线索引出另一条线索，一个故事掩盖了另一个故事。本来只是在找一的，不料二和三却自动地跑了来。上海真真的是盛宴，你要，它就给，仿佛取之不尽，仿佛宅心仁厚。只是，如果没有了张爱玲的文本，我是不能够如此真切的感觉到上海的。

一日，在衡山路和一位编剧一起吃饭。她是杭州人，前几年移居上海。隔着玻璃，是以前的毕卡地公寓（衡山饭店）。吃完了牛排，盘子里剩一些薯条，本来就没有什么计划，话题全是意识流的。她忽

然说,上海真的是藏龙卧虎的地方。随便遇见一个人,问问他的出处,都是一部好看的电视剧。

真的是这样的。

认识一个女人,也就认识了一片街道。

我之追寻张爱玲,比如一场单恋,纠缠痴癫,不弃不离,地老天荒,随了她的步子,竟是没有回头的走去。又比如探宝者,轻微的蛛丝马迹,亦如至宝,惊喜不及,拿起电话与朋友分享。那边厢,朋友淡然,语气间只是敷衍而已。蓦然醒转,知道自己已经陷得太深。

一九九五年,我在新加坡。我的护照被美国大使馆拒签,采访张爱玲的计划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兑现的愿望。就在那年的中秋节,张爱玲在洛杉矶公寓里飘然离去。那天夜晚,我正在新加坡的贵都酒店采访台湾作家罗兰。罗兰的年纪与张爱玲相仿,穿一件浅蓝碎花的睡衣,舒服地倚在一个柔软的大靠垫上……

那天回家,已经很晚了,同住的女友心情不好,喝掉了一瓶XO。第二天起来,房东说,她听见乌鸦在下面叫。新加坡有很多乌鸦,

我们都没有在意。隔了几天,知道了张爱玲的消息,知道她永远的死去、睡去了。我们迟早会追随她一起去那个地方的,不管那是天堂还是地狱。不过在私心里,总是希望她能够活得长久一些,能够再对我们说些什么。她没有任何预兆的走,留下了一大堆华丽无用的声名,我在纷繁的历史中寻找她的痕迹,算是和她的一场约会。

我写《张爱玲地图》,是想解析一个女人、一个作家、一段岁月、一座城市四者之间的纠缠与包孕关系,体悟张爱玲在身世、在作品中所传递的生之悲凉、爱之艰难的生命本相。卡尔维诺有一本书,书名是《如果在一个冬夜,有一位旅人》。在写作《张爱玲地图》的过程中,这个书名一直打动着。或者冬天,或者春天,或者夏天和秋天,我愿意带一本张爱玲的书,在上海旅行。

淳子



# 到底是上海人

她在上海生活了二十五年，留下了太多的故事、叹息和沧桑。

## 到底是上海人

上海是女作家张爱玲出生的地方，成长的地方，初恋的地方，成名的地方。

她在上海生活了二十五年，留下了太多的故事、叹息和沧桑。

一日清晨，她与胡兰成步行同去美丽园，大西路上（延安西路）树影车声，商店行人，张爱玲心里喜悦，与胡兰成说：“现代的东西纵有千般不是，它到底是我们的，与我们亲。”

她是没有离开就已经想念了。

一日姑姑说起柏林战时不知破坏得如何了，因就讲论柏林的街道，胡兰成问张爱玲，爱玲答：“我不想出洋留学，住处，我是喜欢上海。”

所以胡兰成政治上诸般作为，亦终不想要移动她。

一九五二年，她悄然离开上海去香港。

在香港，为了避人眼线，她蜗居在一间斗室里，情





形是上海的亭子间。

在美国,依然的深居简出,坚持着清幽的风格,一旦被人认出,立即搬家,不给人留下任何寻找的痕迹。

一位台湾朋友的车已经停在了张爱玲的公寓前,张爱玲也不出来开门,说:“这样很好嘛。”

是真的决绝。

一九九三年三月,上海作家魏绍昌到洛杉矶访问,巧遇张爱玲的一位邻居。

邻居说,她们也难得照面,偶尔撞见,也不打招呼。邻居又说,如果给张爱玲写信,她倒是可以帮忙投到张爱玲的信箱去的。于是,魏绍昌写了信,附上了联络电话。

信托邻居投了。

魏绍昌等了几天,杳无音讯。失望的,只能离开。

一个多月以后,张爱玲打电话到魏绍昌借住的朋友家,问:“魏先生在吗?”

朋友告之魏绍昌已走。

张爱玲说:“我刚看到信呀。”电话就挂断了。

张爱玲曾说,上海人还是可以见见的。

张爱玲住在纽约的理由是那里比较像上海。

毕竟是刻骨铭心的地方。



## 旧家

这所房子像重重叠叠复叠的照片,有着张爱玲家族的太多的回忆。



## 旧家

一幢民国初年的大房子。

原先,在宅子的弄口,有一扇大铁门,门口派了巡警把守,钥匙是放在父亲手里的。

这幢房子是李鸿章给女儿的嫁妆。张爱玲和她的弟弟都出生在这所房子里。

这所房子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,有着张爱玲家族的太多的回忆。

一九三八年的某一天,张爱玲在母亲那里住了两个礼拜以后,回到父亲家。

正是吃饭的时候,下着百叶窗的客厅里,饭菜已经摆上了桌子。一旁的金鱼缸上细细的描摹出橙红色的鱼藻。家里的墙上挂着陆小曼的画。



继母孙用番(段祺瑞执政时总理孙宝琦的女儿、陆小曼的好友)摆着身段走了来。

见过孙用番的人说,在那个年代,孙用番也算得上一个美人的。

孙用番问:去了哪里?张爱玲答:去母亲那里了。

孙用番说:出去那么久,也不说一声。

张爱玲道:和父亲说过了。

孙用番来了气:你眼睛里哪里还有我呢?

唰的给了张爱玲一个掴掌。

张爱玲本能的还手。继母一路尖叫跑上楼。

父亲踩着拖鞋下来,怒不可遏,一阵的拳打脚踢。

走过康定东路八十七弄,隐约看见一幢清末民初模样的红砖墙,门口开了一家超市,挡住了视线。走过去,真的是要找的那个房子。





张爱玲黯哑下去。疼痛中，她想起母亲的告诫：“万一他打你，你不可以还手。说出去，终究是你的不对。”

第二天，姑姑来说情。父亲从烟铺上跳起来用烟枪劈头打过去。姑姑被打伤，送进了医院。没有人去报警，怕丢了面子。

张爱玲后来写《半生缘》，把和后母打架的心情以及状况演化在了两个姐妹之间：

一刹那间两人已是扭成一团。曼桢手里还抓着那半只破碗，像刀锋一样的锐利，曼璐也有些害怕，喃喃地道：“干什么，你疯了？”在挣扎间，那只破碗脱手跌得粉碎，曼桢喘着气说道：“你才疯了，你这都干的什么事情，你跟人家串通了害我，你还是个人吗？”曼璐叫道：“我串通了害你？我都冤枉死了，为你这桩事也不知受了多少夹棍气……”曼桢道：“你还耍赖！你还耍赖！”她实在恨极了，唰的一声打了曼璐一个耳刮子。这一下打得不轻，连曼桢自己也觉得震动而且眩晕。她怔住了，曼璐也怔住了，曼璐本能地抬起手来，想在面颊上摸摸，那只手却停止在半空中。她红着半边脸，只管呆呆地站在那里……刚才这一巴掌打下去，两个人同时都想起从前那一笔账……

张爱玲被父亲关在一个屋子里。终日里，张爱玲计算着逃跑。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，张爱玲闪出了自

家的铁门，揣了一颗忐忑的心，坐上黄包车，逃去了母亲那里。她的那个旧的家自此结束了。

这些经历充满了杀机，静静地躺在张爱玲的血液里，等到有了出口，淋漓地宣泄出来：

她扶着窗台爬起来，窗棂上的破玻璃成为锯齿形，像尖刀山似的。窗外是花园，冬天的草皮地光秃秃的，特别显得辽阔。四面围着高墙，她从来没注意到那围墙有这样高。花园里有一棵紫荆花，枯藤似的枝干在寒风中摇摆着。她忽然想起小时候听见人家说，紫荆花下有鬼的。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，但是，也许就因为有这样一句话，总觉得紫荆花看上去有一种阴森之感。她要是死在这里，这紫荆花下一定有她的鬼魂吧？反正不能糊里糊涂地死在这里，死也不服这口气。房间里只要有一盒火柴，她真会放火，趁乱里也许可以逃出去。



张爱玲被父亲关在一个屋子里。终日里，张爱玲计算着逃跑。





张家的老房子,原本有一个很大的花园,里面种了许多的树木和花草。寂寥的夜里,草木纠缠在一起,在暗的地方生发出一片无可明状的模糊和暧昧。好像狐仙居住的场所,天一亮就不见了。有人来到这里,砍了树,烧了草,盖了一栋丑陋的水泥房子。

忽然听见外面房间里有人声,有一个木匠在那里敲敲打打工作着。是预备在外房的房门上开一扇小门,可以从小门里面送饭,可是曼桢并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,猜着也许是把房门钉死了,把她当一个疯子那样关起来。那钉锤一声一声敲下来,听着简直锥心,就像是

钉棺材板似的。

又听见阿宝的声音,在那里和木匠说话,那木匠一口浦东话,声音有一点苍老。对于曼桢,那是外面广大的世界里来的声音,她心里突然颤栗着,充满了希望,她扑在门上大声喊叫起来了,叫他给她家里送信,把她家里的地址告诉他,又把世钧的地址告诉他,她说她被人陷害,把她关起来了,还说了许许多多的话,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些什么,连那尖锐的声音听着也不像自己的声音。

关张爱玲的屋子,离马路很远,她曾经大喊大叫,



关张爱玲的屋子，离马路很远，她曾经大喊大叫，疯了一般地大哭，想引起外面巡警的注意，然而枉然。



疯了一般的大哭，想引起外面巡警的注意，然而枉然。

她忽然觉得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，只得踉踉跄跄回到床上去。刚一躺下，倒是软洋洋的，舒服极了，但是没有一会儿工夫，就觉得浑身骨节酸痛，这样睡也不合适，那样睡也不合适，只管翻来覆去，鼻管里的呼吸像火烧似的。她自己也知道是感冒症，可是没想到这样厉害。浑身的毛孔里都像是分泌出一种粘液，说不出的难受。天色黑了，房间里一点一点地暗了下来，始终也没有开灯。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，方才昏昏睡去，但是因为手上的伤口痛得火辣辣的，也睡不沉，半夜里醒了过来，忽然看见房门底下露出一线灯光，不觉吃了一惊。同时就听见门上的钥匙嗒的一响，但是这一响之后，却又寂然无声。她本来是时刻戒备着的，和衣躺着，连鞋也没脱，便把被窝一掀，坐了起



张爱玲地图

010

来，但是一坐起来便觉得天旋地转，差点没栽倒在地上。定睛看时，门缝里那一线灯光倒已经没有了。等了许久，也没有一点响动，只听见自己的一颗心嘭通嘭通跳着。

张爱玲像一只小鹿，伸长了脖子，警觉着，一心一念要逃出去，不大喜欢运动的人，竟然练起身体，也许觉得逃跑是需要体力的。

她走到门口，把门钮一旋，门就开了，她的心倒又狂跳起来，难道有人帮忙，私自放她逃走么？外面那间堆东西的房间黑洞洞的，她走去把灯开了，一个人也没有。她一看见门上新装了一扇小门，小门里面安着个窗台，上面搁着一只漆盘，托着一壶茶，一只茶杯，一碟干点心。她突然明白过来了，哪里是放她逃走，不过是把里外两间打通了，以后可以经常地由这扇小门里送饭。这样看来，竟是一种天长地久的打算了。她这样一想，身子就像掉到冰窖里一样。把门钮试了一试，果然是锁着。那小门也锁着。摸摸那壶茶，还是热的，她用颤抖的手倒了一杯喝着，正是口渴得厉害，但是第一口喝进去，就觉得味道不对。其实是自己嘴里没味儿，可是她不能不疑心，茶里也许下了药。再喝了一口，简直难吃，实在有点犯疑心，就搁下了。她实在不愿意回到里面房里那张床上去，就在外面沙发上躺下了，在那旧报纸包裹着的沙发上睡了一宿，电灯也没





张爱玲地图

012

有关。

刚开始的时候,保姆来送饭,张爱玲以为是开了门放她走。她不曾料到,她的父亲恨完了她的母亲,已经没有多余的善的情感了。父亲不放过她,保姆也不敢救她,她惟一的寄托就是一把开门的钥匙了。

她因为热度太高,神志已经不很清楚了,仿佛有点知道有人开了锁进来,把她抬到里面床上去,后来就不断地有人送茶送水。这样昏昏沉沉的,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,有一天忽然清醒了许多,见阿宝坐在旁边织绒线,嘴里哼哼唧唧唱着十二月花名的小调。她恍惚觉得这还是从前,阿宝在她们家帮佣的时候。她想她一定是病得很厉害,要不然阿宝怎么不在楼下做事,却到楼上来守着病人。母亲怎么倒不在跟前?她又惦记着办公室的抽屉钥匙……她想到这里,不禁着急起来,便喃喃说道:“杰民呢?叫他把钥匙送到许家去。”阿宝先还当她是说胡话,也没听清楚,只听见“钥匙”两个字,以为她是说房门钥匙,总是还在那儿闹着要出去,便道:“二小姐,你不要着急,你好好地保重身体吧,把病养好了,什么话都好说。”曼桢见她答非所问,心里觉得很奇怪。这房间里光线很暗,半边窗户因为砸破了玻璃,用一块木板挡住了。曼桢四面一看,也就渐渐地记起来了,那许多疯狂的事情,本来以为是高热度下的乱梦,竟不是梦,不是梦……



张爱玲生病,奄奄一息,父亲趁后母不在的时候,下楼来给张爱玲注射药品。张爱玲的保姆每次进来送饭,都劝说张爱玲不要逃走。因为逃走,就意味着再也不能回到这里来了。保姆还是心疼自己照顾的小姐,曾偷偷的在张爱玲和母亲之间传递消息。

阿宝道:“二小姐,你不想吃什么吗?”曼桢没有回答,半晌,方在枕上微微摇了摇头。因道:“阿宝,你想想看,我从前待你也不错。”阿宝略顿了一顿,方才微笑道:“是的呀,二小姐待人最好了。”曼桢道:“你现在要是肯帮我一个忙,我以后决不会忘记的。”阿宝织着绒线,把竹针倒过来搔了搔头发,露出那踌躇的样子,微笑道:“二小姐,我们吃人家饭的人,只能东家叫怎么就怎么,二小姐是明



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,张爱玲闪出了自家的铁门,揣了一颗忐忑的心,坐上黄包车,逃去了母亲那里。她的那个旧的家自此结束了。





白人。”曼桢道：“我知道，我也不想找你别的，只想你给我送个信。我虽然没有大小姐有钱，我总无论如何要想法子，不能叫你吃亏。”阿宝笑道：“二小姐，不是这个话，你不知道他们防备得多紧，我要是出去他们要疑心的。”曼桢见她一味推托，只恨自己身边没有多带钱，这时候无论许她多少钱，也是空口说白话，如何能够取信于人。心里十分焦急，不知不觉把两只手都握着拳头，握得紧紧的，她因为怕看见那只戒指，所以一直反戴着，把那块红宝石转到后面去了。一捏拳头，就觉得那块宝石硬梆梆地在那儿。她忽然心里一动，想道：“女人都是喜欢首饰的，把这戒指给她，也许可以打动她的心。她要是嫌不好，就算是抵押品，将来我再拿钱去赎。”随即把戒指褪了下来，她现在虽然怕看见它，也觉得很舍不得。她递给阿宝，低声道：“我也知道你是为难。你先把这个拿着，这个虽然不值钱，我是很宝贵它的，将来我一定要拿钱跟你换回来。”阿宝起初一定不肯接。曼桢道：“你拿着，你不拿你就是不肯帮我忙。”阿宝半推半就的，也就收下了。

张爱玲从出生起，环绕左右，朝息相处的几乎都是保姆。保姆是她的没有血缘的亲戚。她逃出旧的家后，她的保姆何干也是受了牵连的。她的继母把她的东西都送了人，比如根本没有她这个人。保姆何干收了几样她小时候的玩物给送了来。



## 寻找

许多书上都说这幢房子地址是泰兴路三一三号。  
自然照了去找。

众里寻它千百度。没有没有，人们十分肯定的说没有。街道、里委、警署，一概说没有。

张子静说过，那幢老房子离苏州河近，就在苏州河边上。打仗的时候，枪炮声呼啸而来，如同自己也在战





壕里面。所以他们的母亲把张爱玲接到淮海中路上的伟达饭店住了十多天。

知道靠近苏州河,车子就在泰兴路近苏州河一带倒来倒去。看不真切,索性下了车实地勘探。沿着石门二路走,在一个转弯处,路断了,去看门牌,已然到了康定东路。康定东路上,一排排红砖的石库门房子,房子和房子之间用了拱券连接,形成和谐的整体,具有鲜明的民初风格。走过八十七弄,隐约看见一幢清末民初模样的红砖墙,门口开了一家超市,挡住了视线。走过去,真的是一幢清末民初的大房子。

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对这幢房子的回忆十分贴合眼前所看见的一切:

它是一幢清末民初盖的房子,仿造西式建筑,房间多而深,后院还有一圈房子供佣人居住;全部大约二十多个房子。住房的下面是一个面积同样大的地下室,通气孔都是圆形的,一个个与后院的佣人房相对着。

张子静描述的佣人住的房子是一个石库门的建筑,规模很大,估计至少有十几间房间。门开着,进去,地上的进口花砖不掩岁月,依然明媚。一个中年女子在天井里洗东西,对张爱玲、李鸿章一概的不知。

知道问不出什么的,只是不愿意就这样离开,探头探脑的,想获得一些侥幸。



二楼上,一扇窗开了下来,一个眉清目秀的男子移了半张脸出来。

他问:你要找谁?

不自信地说,我找一个名人的故居。

他说这里就是。



佣人房这里原先有一排石雕的,后来被砸掉了。

我狐疑。

他下了楼,指着对面赭红色的大房子说,喏,那里以前是李鸿章家的产业,这条弄堂全是的,以前弄堂口有大门的,还有人看守的。我外婆在这里住了一辈子,老底子里的事情都是听她讲的。

我问:花园呢?书上写,有一个花园的。



烈日下的阳台，空空荡荡。以前，张爱玲的弟弟在这里踢球，碎了一扇玻璃窗。



张爱玲地图

018

男子说：花园拆了，你看，给那里（一所医药中专学校）造了房子了。

男子抬了头，指着自家房子的墙说，以前，这里都有石雕的，文革里被敲掉了。

是的，张爱玲说过的，她被父亲关着的时候，透过窗子，她清楚的看见了这些石雕的。

病了半年，躺在床上看着秋冬的清淡的天，对面门口上挑起灰石的鹿角，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——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，哪一代……（张爱玲《私语》）

证件递进去，学校的门卫爽快地开了门。他说，学生

要晚上才来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，你随便看好了。

我朝房子走去，好像是朝张爱玲走去——  
台阶。

水泥门柱。

楼梯设在客厅的中间。客厅是暗的，好像电影院，有旧梦里邀出来的板滞，晴好的天气里，也要点了灯才能看报纸的。客厅中间应该吊枝型水晶灯的地方有一个大铁钩子。那是当年用来挂煤气灯的。在没有电的时候，点煤气灯就算是上等人家了。上海一八五八年有自来火（煤气）公司，一八八一年七月二十六日，上海公共租界电灯公司试行发电。上海开始使用电灯。这个钩子像树的年轮，泄露了自己的年龄。

一九二零年，张爱玲在这个宅子里出生。谢天谢地，是在一个有光的年代里了。

环顾四周，想给张爱玲的家摆上一个鱼缸，只是哪里都不合适。记得张爱玲说过，家里面挂过陆小曼的画的。这幅画应该挂在哪里呢？

张爱玲被父亲禁闭在一楼的那间屋子已经做了教室，从窗口里，可以看见对面的佣人房。

烈日下的阳台，空空荡荡。以前，张爱玲的弟弟在这里踢球，碎了一扇玻璃。

印象里，张爱玲的父亲总是待在二楼的。





踏上楼梯,楼梯发出年代久远的吱咯声。巴黎里兹饭店老旧的吱咯声是富丽堂皇的,而这里是灰暗潦倒的。

二楼果然比底下多了一点亮,昏昏沉沉的亮。在这亮的光里,经常飘了父亲和后母的烟雾的。徐志摩的女人陆小曼也是来过这里的。陆小曼同张爱玲的后母都爱鸦片,躺在那里,醉生梦死,一口一口,半息游丝,颓废的宁静。张爱玲的豆蔻年华被埋在这里。

张子静还说过地下室的。

地下室还在。门开着,点了灯,湿漉漉的,好像当年法国皇后玛丽·安托瓦内特的囚室。太阴郁了。犹豫了一下,终于还是没有进去。

大门在身后关闭了。我站在那里,站在七月的太阳下面,依然感觉到一阵阵透彻的凉。忽然想念起巴黎蒙马特高地上的太阳和浓烈的咖啡。一个黄昏,七转八转,终于在巴士底狱广场附近找到了雨果的故居。去晚了,门安静的关着。二楼阳台的落地窗,挂了一层粉红色的窗帘,敷衍出一份女人气质的温柔。房子的外廊下,坐着一个从德国来的诗人,眼神里闪烁着诚挚的忧郁。我们挽在一起照相,为了彼此的无法舍弃的怀念。张爱玲为什么不随母亲去欧洲呢?

我回转头,眼前是砖的红色,版画一样的轮廓。张爱玲出生的老宅子,像一个放大的幽暗的遗骨盒,是



印象里,张爱玲的父亲总是待在二楼的。

踏上楼梯,楼梯发出年代久远的吱咯声。巴黎里兹饭店老旧的吱咯声是富丽堂皇的,而这里是灰暗潦倒的。

爱她的人的心目中的一等圣物。回来,和朋友说起张爱玲的这个旧的家,不知道为什么,居然流了泪。

有关张爱玲的书把康定东路八十七弄说成麦根路(markham 泰兴路)三一三号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误呢?翻老地图,原来上海的路名不断的改朝换代,如同一个女子,嫁的次数多了,本姓便模糊起来。比如





淮海中路,初名西江路,一九零六年宝昌路,一九一五年霞飞路,一九四三年泰山路,一九四五年林森路,一九五零年改为淮海中路。

根据《上海市路名大全》说:康定东路在一八六二年建筑。原为麦根路(泰兴路)的一段。康定东路、石门二路、泰兴路曾经都叫“淮安路”。一九四三年,更名淮安路东段。三条马路原本联系在一起,一度共同拥有同一个名字,后来分家,各起炉灶,门牌重新整理。不查旧账的人,哪里懂得这里面的变故,所以误解,以讹传讹。

理清了路名,依然的惴惴不安。好像买房子付了钱,一定要拿到产权证方始安心。为了不让后来的人找张爱玲太辛苦,我希望我的文字能够确实、可靠。

七月的一天,我开始了新一轮的追寻。

第一站:静安区地方志办公室。

第二站:静安区房产置业公司。

第三站:主管康定东路老房子的一家物业公司。

到了物业公司,正是午饭时间。

我去找经理。经理好像刚刚开了会,正从里面出来。

我很抱歉的说了我的要求。

经理说,好的,你跟我来,只要资料员在。

我跟在经理后面。

经理说,奇怪,为什么张爱玲忽然这样红,写她的

书,拍她的电影。

我说,大概是对以前冷落的一种补偿吧。

经理不置可否。

到了资料室,资料员恰好已经吃完了午饭。他的午休是彻底的被我打搅了。

他拿钥匙,开了文件柜门,托出一本像账本一样的东西。纸泛了黄,脆脆的,随便的装订在那里,有一种临时和匆忙的感觉。他很宝贝的样子,拢在自己一侧。我是很能理解他的这种保护的。在静安区档案馆我听到一个故事,上海解放的时候,一个连长缴获了全上海的房产资料。他以为一般的文字,叫人去烧。等到醒悟,一半已经灰飞烟灭。他是在给上海的老房子烧了一把的纸钱。从此,一些老房子没有了身份,失去了演说的依据。上海有一个影视基地,按照照片复制了老上海的街道和楼宇。在这个工艺化的过程中,上海的真实性被消减了。复制的物件里只是戏剧,只是道具。我们家的那栋房子,据说以前是神甫住的。红瓦,尖顶,笨重的铜把手,蓝色琉璃砖砌成的壁炉,地上、窗框上铺着结实的牛皮,无论风,无论雨,无论怎样的喧闹,脚底下永远是安静的。

曾经想把卧室里的壁炉改成书橱的。拆开来,发现每一块砖上都有一个人的名字,还刻着日子,于是,就不舍得拆了。

